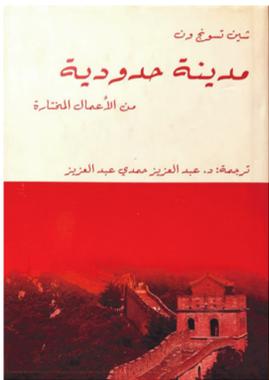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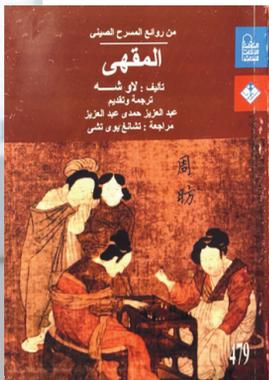


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埃及汉学家阿齐兹：

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新时代的中国

□王立倩



阿齐兹翻译的《茶馆》《边城》《日出》《活着》(从左至右)

6月18日,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纳入国家荣誉框架下的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自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3个国家的203位翻译家、出版家、作家。今年,埃及知名汉学家、翻译家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荣获此殊荣。

阿卜杜勒·阿齐兹现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埃及高级文化理事会翻译委员会委员。作为埃及本土培养的第一代汉学家,阿齐兹的汉学生涯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研究覆盖至中国文学、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成果显著,更是为埃及的汉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在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化文学教学之余,他也是阿拉伯国家作家协会会员,已撰著几部有关中国的阿拉伯语著作,翻译、编著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文学作品和论文。他用手中的笔触,为中国和埃及、阿拉伯地区的文明对话架起了一座桥梁。

孜孜不倦的中文学习者

20世纪50年代,埃及成为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友好交往和进行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国家之一。1954年中国与埃及签订文化协定,每年互派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同时中国向开罗大学派出一名中文教师,这既是当代非洲国家中文教学的开端,更是中埃两国开启友好交往的开端。1977年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正式成立

中文系。享誉阿拉伯文学界的汉学家、翻译家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 Hamdy)教授即是艾因夏姆斯大学第一批中文专业本科生,也是埃及本土的第一代汉学家。

阿齐兹于1977年考入艾因夏姆斯大学攻读中文专业,次年前往中国留学。谈到当初为何会选择学习中文,他坦言道:“当时的埃及对中国不甚了解,国内也没有多少中国的相关资料,在我选专业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都见过中文。但我一直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很好奇,加上我从小就对外语感兴趣,因此决定学习中文。我想也正是因为我当初我选择了中文专业,才有今天我和中国的故事。”1978年冬,阿齐兹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中国求学,正式开展自己的中国奇缘。

阿齐兹来到了中国的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刚开始学习中文时困难重重,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文句子的用法和内涵,阿齐兹时常走上北京的街头,“那时候我出门会在口袋里装上名词卡片,我去学校附近的饭店、图书馆、书店等各种地方,遇到中国人就用口袋里的名词和他们聊天,看见商店里的广告牌就去询问意思。我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语言,更是学到了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就这样,通过对中文孜孜不倦的学习,阿齐兹成为阿拉伯地区首屈一指的中文教学专家。并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为自己后来转型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益求精的文学翻译者

1982年,结束学业和兵役的阿齐兹开始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从事汉学研究、教学及翻译工作。1988年,阿齐兹完成了自己人生中首部翻译作品——曹禺的《日出》,这也是首部由阿拉伯国家译者从中文原著译为阿拉伯语的中国戏剧作品,先后在22个国家出版,打开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曹禺剧作和中国文学的大门。“当年我请我的中国导师李润新、张月池老师陪同我一起去拜见曹禺先生。曹禺先生接过《日出》阿译本时异常兴奋,他说《雷雨》《日出》等剧作已有英、法、俄、西等多种文译本,此前尚无阿译本,而我的译著填补了这一空白。”此后,阿齐兹又翻译了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余华的《活着》、莫言的《蛙》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对待文学作品的翻译,阿齐兹一直秉持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不仅追求译文文字的精彩,更注重如何让译文更易被当地读者接受。对于阿拉伯地区的读者来说,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最大的困难就是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例如老舍的《茶馆》,虽然全剧仅有三幕,却犹如一幅细腻入微的历史画卷,将半个世纪的中国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茶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众多,也对阿拉伯读者理解这部作品造成了阻力。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了解并不多,对于话剧中的人物和事件感到陌生。因此,在阿齐兹看

来,翻译《茶馆》的首要任务,是让阿拉伯读者对中国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有足够的了解。

为此,阿齐兹花费了大量心血,撰写了长达150页的前言。这份前言比整个《茶馆》的剧本翻译还要多出几十页。“我在前言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历史人物、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犹如一部关于中国那50年历史的迷你字典,帮助阿拉伯读者快速了解《茶馆》中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在出版时,我坚持将我的前言放在全剧之前,以便读者能先了解历史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茶馆》。”

事实证明,阿齐兹的努力卓有成效,阿文版的《茶馆》先后在科威特、埃及、黎巴嫩出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部短小的中国话剧能同时在三个阿拉伯国家广受好评,这在阿拉伯世界是并不多见的。2009年,阿文版《茶馆》在埃及获得了全国翻译奖。至此,阿齐兹感到无比的欣慰:“我已成功地将老舍先生的这部经典之作带向了阿拉伯世界。”

连接中埃的文化使者

如今,在中国文学领域深耕多年的阿齐兹依旧笔耕不辍,积极活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学术舞台上,立志将更多更好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带向阿拉伯世界。在阿齐兹看来,埃及和中国同为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民的心声相通,情感交融。中国文学作品正如千百年前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而来的中

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面对面——

开启一扇心灵之窗

□杜京

波兰,是一个地处欧洲中部的文化大国。18年前,当我第一次出访波兰,它在许多中国人眼中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家”,而我漫步在波兰历史文化的长廊中,却感受到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优雅的艺术气息。第一次踏上波兰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便身临其境感受到丰富多元的波兰文化魅力。

波兰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绘画、美食深深吸引了我,波兰丰富多彩的文化,深深感染了我,我对波兰文化情有独钟,特别是对波兰的文学成就及对世界文坛的突出贡献,更是由衷地钦佩。迄今为止,波兰文坛先后已有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瓦迪斯瓦夫·雷蒙特(1867-1925)、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维斯瓦娃·辛波斯卡(1923-2012)、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962-)五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其中,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授予),当代欧洲重要作家、波兰国宝级作家托卡尔丘克在当今文坛备受瞩目,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理由为:“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托卡尔丘克也是历史上第15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非常有幸的是,我有机会先后两次与托卡尔丘克见面,交谈甚欢,印象颇深。

一

第九次访问波兰,我漫步在华沙老城,满眼依然是人文景观。除了哥白尼的雕像、居里夫人的故居之外,这个国家还隐藏着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瑰宝,弗罗茨瓦夫就是其中之一。弗罗茨瓦夫是波兰西南部奥德河流域西里西亚省首都,现为省会。2016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和“世界图书首都”。在这个火热的七月,我第四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

午后,我们从华沙出发驱车前往弗罗茨瓦夫,一路景色如画,晚上冒雨抵达距离弗罗茨瓦夫80公里的山谷小镇——克沃兹科。

周末的清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格外清新。从下榻的克沃兹科酒店出发,我来到赛尔尼城堡,参加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作家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家乡举办的“文学之山”文学节。

这是在托卡尔丘克倡议下举办的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节,用她的话说,举办“文学之山”文学节旨在积极扩大文学影响,吸引本地或周边市民读者一起来参加阅读活动,提升全民的文学素养。“文学之山”文学节至今已经举办10年,本届“文学之山”文学节自2024年7月4日开幕,为期10天,波兰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包括不少作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及社会学专家学者踊跃参与。他们与当地民众一起阅读作家的文学作品,面对面交流研讨,畅谈阅读心得,关注社会现实及普通人的生活感受。

一大早,在蒙蒙细雨中,许多市民和读者前来参加“文学之山”文学节。俗话说“山里的气候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天空渐渐晴朗,太阳钻出云雾,阳光洒在树林茂密的绿色草地上,鸟儿欢快鸣唱,数百人坐在草地上的白色的帐篷里,他们当中有年轻人、老人、学生和孩子,人们安静地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到来……

二

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笑靥盈盈来到读者面前,她棕红色的头发造型依然是自己最喜欢的独特发型,肩上披着白底红花的披肩,那双灰褐色漂亮的眼睛,目光清澈有神,依然明亮温暖。

托卡尔丘克坐在台上,她用优美的波兰语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娓娓道来,敞开心扉,传递其中的思想要义和美学内涵。

我和许多市民一道沐浴着阳光,在微风吹拂的夏日清晨,在安静的山谷森林中静悄悄聆听托卡尔丘克朗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她为读者朗读她创作的短篇小说《安德斯教授在华沙》。小说讲述的是在波兰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位从英国来的安德斯教授访问波兰期间发生的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波兰教育部长芭芭拉·诺瓦茨卡也来到文学节现场,与市民们一同聆听阅读,分享托卡尔丘克的作品,面对面与读者交流,参与主题对话

讨论,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最适宜青少年阅读”等。

在文学节读书分享会上,坐在我旁边的波兰女法官安娜告诉我,这部小说很受欢迎,虽然题材厚重压抑,话题沉闷严肃,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语言优美,幽默风趣,精妙绝伦。

“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作品风格独特,我认为她比普通的作家更懂得读者心理细微的变化,她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历史、文化、情感等方面。青年人、中年人、儿童都喜欢。这位女作家是我们波兰的骄傲。我已经是第四次参加文学节,每年都来这里与托卡尔丘克和其他知名的作家学者面对面交流,阅读和分享是我生活中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安娜高兴地对我说。

三

周末的文学节作品阅读分享会上,许多来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读者,相聚在这里,共度宝贵的阅读时光。在波兰这个爱读书的国度里,人们尽情地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内心充实和快乐幸福。

文学节作品分享会结束后,与托卡尔丘克相约在城堡咖啡馆见面,边喝咖啡边聊天,勾起了我们多年前在北京相见时的美好回忆……

记得那是一个春日午后,我接到波兰驻华大使馆卡塔日娜·布拉尔赤女士的电话,她告诉我次日下午,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将举办与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见面会,问我是否有兴趣并真诚地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

第一眼见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就有一种亲切感。她坐在我对面,一双灰褐色的眼睛熠熠生辉,身穿一件白色外衣,精致漂亮的脸上绽放着温暖的笑容。她那极富个性的发型透露出她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她觉得北京的春天很漂亮,到处都绽放着鲜花。春风吹来,杨柳在风中摇曳。

咖啡浓郁,室雅茶香。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又都酷爱写作,我们谈得很投缘。她说喜欢喝咖啡,那是长期写作养成的习惯,但到了北京,却喜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左)和杜京

欢上了喝茶。中国的名茶很多。我问她喜欢喝什么茶,她说只要是中国的茶都好。

我对托卡尔丘克说,记得那次在北京采访时,我们还谈到了发型,那是一个属于我们女人的话题。她笑着点点头回答说“是的,我记得”。

2008年,我在北京采访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多年后,她的文学创作在金色的秋天收获颇丰,我由衷地为她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在她的家乡见面聊天,谈艺术生活,谈文学创作,十分惬意……

四

大千世界瞬息万变,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阅读,乘着心灵的翅膀,飞过海洋跨越国界,抵达诗和远方。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2018年诺奖之后,逐渐被更多中国读者所了解。她的代表作也陆续被引进翻译出版,在读者中口碑甚高,好评如潮。当我告诉她“中国读者很喜欢你的作品”时,她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希望有机会再到中国,看看如今的变化。

她的几部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怪诞故事集》《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糜骨之壤》我都读过,这些年来中国读者正通过阅读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走进这位波兰女作家的内心,领略到她非凡的文学才华,分享其文学作品带给人们的思考。

国茶叶一样,再次突破语言障碍和地域阻隔,让埃及人民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中阿文明交流篇章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看来,文学作品正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明对话的基础,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成就、努力和独特的精神体验,对于实现阿拉伯人与中国人的民心相通至关重要。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让中国文学作品走向阿拉伯世界。”

当下,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阿齐兹的研究目光始终追随着新时代的中国。在中国文学中浸润多年的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学背后的哲学源泉,于是,除了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以外,阿齐兹还不遗余力地翻译了《论语》《老子》《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文化要略》等中国哲学和思想专著。这些译作均在阿拉伯世界的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来源。“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在当下的时代之中依然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思想在当下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中国哲学的经典作品,让阿拉伯人民了解到中国人的哲学观和世界观,进而了解中国的社会形态。”

四十多年来,阿齐兹始终在积极地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除了日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以外,阿齐兹也多次来华,参加由中国有关方面组织的相关汉学研讨会、世界汉学家大会等交流活动。7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阿齐兹在大会现场聆听了主席的贺信,这使他备受鼓舞:“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我和世界汉学同仁们备受鼓舞,也让我们对未来学术研究工作充满信心。汉学家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应为世界各国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成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这正是我目前所在做的工作,未来我也会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文学在海外

中国文学在海外